

银龄

专刊

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闲情时刻

午饭后,女儿就凑到我跟前,脸上挂着神秘又俏皮的笑容说道:“爸,今天我请你喝咖啡!”我有些惊讶,女儿向来是个非常内向的孩子,主动邀我喝咖啡还是头一遭。我笑着点头,心里满是期待。

收拾妥当后,我们出了门,来到一家咖啡店。这家店装修得很有格调,木质的桌椅、暖黄色的灯光,还有空气中弥漫着的醇厚咖啡香,让人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。女儿走到柜台前,和店员说:“我要一杯肉桂拿铁,给我爸来一杯焙茶拿铁,谢谢。”看着她的样子,想必这个地方没少来。

不一会儿,咖啡端了上来。女儿小心翼翼地吧焙茶拿铁递给我,自己则捧着那杯肉桂拿铁,找了个靠暖炉的位置坐下。我轻轻抿了一口,苦涩中带着一丝回甘,瞬间唤醒了我沉睡的味蕾。女儿看着我笑着说:“爸,怎么样,这咖啡还合你口味不?”我点点头,“嗯,味道不错”。

我们就这么坐着,一边喝着咖啡,一边闲聊。女儿跟我分享着她在单位里的趣事,说她平时工作很忙,偶尔去健身房锻炼一下,又说她最近迷上了一本小说,被里面的情节深深吸引。我静静地听着,偶尔插几句话,看着她眉飞色舞的样子,心里满是欣慰。

阳光透过玻璃窗,洒在女儿的脸上,勾勒出她青春的轮廓。我忽然发觉,她真的长大了,不再是事事依赖我的小女孩了。有了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想法。“爸,你退休后每天都怎么安排呀?”女儿忽然问。我笑着摇头:“生活挺规律的,就是总惦记你。今天见你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,我就满足了。”其实,退休后,没了工作压力,却常被不知所措的烦恼缠上,但这些话怎能说出口?怕她担心,更怕给她添烦恼。

我们又聊起春节,一家人围坐吃年夜饭的热闹,拆红包时的雀跃,连守岁时的困意都成了甜蜜。“现在过年没以前热闹了,但能和家人聚在一起,感受那份亲情,也挺暖的”。女儿说着,轻轻抿了口咖啡。我望着她,忽然觉得和女儿在暖融融的咖啡店里,喝一杯热咖啡,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情。

咖啡渐渐见了底,可我们的话题却意犹未尽。这一方小小的咖啡店,成了我和女儿心灵贴得最近的港湾——没有生活的琐碎,没有工作的烦忧,只有父女间最纯粹的絮语。

离开咖啡店时,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。街边的路灯亮了起来,把街道装点得格外美丽。女儿挽着我的胳膊,我们慢悠悠地往家走。风还是凉的,但心里揣着热乎劲儿。不过是一杯简单的咖啡,却因女儿的陪伴,成了这个冬天最难忘的光。我知道,这份父女情,会像这咖啡的香气一样,在岁月里绕着、飘着,历久弥香。

邢占平

冬日暖咖慢煮时光

老有所乐

## 寻访云冈石窟

吴保元



AI制图

作为旅游爱好者,我对我国四大石窟向往已久,却没想到离我最远的敦煌莫高窟、麦积山石窟先成了打卡地,而近在咫尺的云冈石窟,竟让我等了十余年才得以见真容。最终,是女儿一家驱车,带着我和老伴完成了这场期待已久的自驾之旅。

那天,我们早早启程,一路向西直奔云冈石窟景区。刚入园,数公里长的山体上密布洞窟的景象撞入眼帘——大至数层楼高的佛像、小到指尖般的浮雕,虽在时光冲刷下添了斑驳,却依旧震撼人心。我们首先驻足的是昙曜五窟,这是北魏最早开凿的5座皇家洞窟,每窟中都端坐着一尊高13米以上的释迦牟尼坐像。站在18窟前仰头望去,身着通肩袈裟的佛像微微颌首、双目微阖,右手下垂施无畏印;阳光从洞窟顶部缝隙漏下,在佛像衣褶上投下细碎光影,竟让冰冷的岩石有了温度。导游说,这五尊佛像分别对应北魏五位皇帝,是“帝王即佛”的象征,千年前的信仰里,藏着这般巧妙的隐喻。

沿着栈道上行,中层洞窟群的造像风格与昙曜五窟截然不同,少了雄浑大气,多了细腻灵动。12窟因满刻奏乐佛像被称作“音乐窟”,窟壁上数十位手持乐器的飞天与供养人栩栩如生,排箫、横笛、箜篌、琵琶……即便历经千年,乐器纹路仍清晰可辨,仿佛下一秒就能听见穿越时空的乐声。我凑上前细看,造像们身姿轻盈、衣袂飘飘,裙摆褶皱如风吹涟漪,连发丝弧度都透着灵动。很难想象,北魏工匠没有现代化工

具,仅凭双手与凿子,竟能将坚硬岩石刻出这般柔软质感。

我来到5窟与6窟。5窟中的释迦牟尼坐像高17米,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。站在佛像脚下,游人不及大佛脚趾高,敬畏感油然而生。6窟则是云冈石窟的“艺术巅峰”,洞窟中央的方形塔柱上,雕刻着完整的佛教故事——从释迦牟尼诞生、出游、出家到成佛,一幕幕场景连贯有序,人物表情、衣料质感与神态刻画都入木三分。导游说:“这尊塔柱耗费工匠整整十年时光,每一刀、每一凿都藏着对信仰的敬畏。”

第20窟是游客最关注的地方,因前壁崩塌,13米多高的佛像显露在外,故又称“露天大佛”。独特的环境让这里成了最佳拍照点,几乎所有游人都会在此留影。

走到下层洞窟时,夕阳已西斜,金色余晖洒在武州山上,给古老佛像镀上温暖光晕。39窟里的小佛像高不过半米,却各有姿态——有的双手合十、面露虔诚;有的侧身而坐、似在沉思;还有的手持莲花、笑意温婉。许多佛像虽面部残缺,或失了鼻子、或模糊了眉眼,但那份宁静祥和的气质丝毫未减。我忽然懂得“残缺也是一种美”,正是这些不完美,让云冈石窟多了岁月的厚重与真实。

走出景区,我摸了摸口袋里刻着小佛像的钥匙扣,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我想起山上的岩石。那些沉睡在岩石里的佛像,是北魏工匠的智慧结晶,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,让我在佛的凝视中,真切感受到了北魏的风。

老物件

## 简易除草器

张玉虎 文/图



你们见过除草器吗?图中这台用旧自行车前件(车把、前叉子、前轮)改制的简易除草器,是1958年的一项特殊“发明”。因设计不足、使用不便,它不仅没能推广,就连发明者恐怕也没使用过几次,很快便被闲置。万幸的是,它的主人没将其卖到废品收购站,后来又被一位有心人收藏在西寨古村生活记忆馆。

这台简易除草器,便是当时太原河西某农村一位“能人”的手笔。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,农村田间中耕锄草全靠手工大锄——由锄刀、锄钩、锄柄组成的单刃工具。每到夏天,农民弯腰挥锄除草松土,往往累得浑身是汗、气喘吁吁。如何节省人力、提高效率,机械化无疑是当时的理想方向。但实现机械化的首要难题是动力,动力问题不解决,一切想法都只能是空想。这位农民发明家的初衷是好的,但这台除草器非常不实用。若靠人力驱动,单刃大锄已让人力不从心,这台有三个刃子的机具更难操控;若想靠畜力牵引,它又存在三大问

题:一是没有配套的牲畜挽具;二是机身单薄难以承受耕作强度;三是作业效率远不如传统犁铧。不过,笔者拍照时发现,这台简陋的“发明”虽不起眼,但其部件连接、锄刃入土角度等细节却设计得十分妥帖,足见发明者下了不少功夫。

更令人佩服的是,自行车在当时的农村是极为贵重的交通工具,新车难买,不少人只能找旧零件拼装使用。这位发明者能舍得用半挂自行车零件来搞发明,显然下了大决心、投入了“大成本”,这份探索之心难能可贵。只可惜受限于当时的条件,这台除草器最终没能产生实际效用,但在那样的农村环境里,能做到这般程度已属不易。倘若当时有更好的条件和制造设备,这位农民或许真能发明出实用的农业机械,成为一名真正的发明家。

如今,再看这台除草器时,或许显得幼稚可笑,但它承载着那个时代的片段记忆,记录了普通人的探索与尝试,这种精神弥足珍贵。